

陈 星 赵长春 编撰

HONGYI DASHI YINGJI

影大师 集师一



山东画报出版社

弘一大师影集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弘一大师影集 / 陈星, 赵长春编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5
ISBN 7-80603-339-4

I . 弘… II . ①陈… ②赵… III . 弘一(1880 ~ 1942)—生平事迹—影集 IV . B949.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 第14034号

书 名 弘一大师影集

编 著 陈星 赵长春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厂址: 德州市新华路155号 邮编: 253006)

版 次 199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4月第2次印刷

规 格 32开(880 × 1230毫米)

6印张 85幅图 77千字

印 数 3001-5000

I S B N 7-80603-339-4/K·94

定 价 1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一生是多姿多彩、辉煌灿烂的一生。他的生平事迹使无数人为之倾倒拜服，并在几十年里出现了许许多多有关于他的研究著述和传记，而在天津、杭州、泉州、台北等地先后也建立了许多有关于他的纪念场所。在这些著述和纪念场所里，他的生平照片经常是作为形象性的资料而被展示的。由于他的生平照片丰富多彩，且数量可观，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本身就是很理想的生平写照。然而，有一个事实不可忽视，即无论是在印刷品中，还是在纪念场所里，几乎没有一处收全了他的照片，尤其是近几年新发现的照片更是未被人们知晓。鉴于此，山东画报出版社决定专门出版一部弘一大师的影集，这应该是一个及时而富有创见的举动。

作为编撰者，我们不敢说在这部影集里已将弘一大师的照片收全了。事实上，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们在编撰过程中已经将一些实在难以翻制的照片舍弃了；又由于资料收集上的原因，我们相信还有一些照片尚未被我们发现。然而，一个基本的估量是，在这部影集里，弘一大师李叔同绝大部分的生平照片已被收录，人们尽可以从这些形象性的照片中去

1957.10

直观体味弘一大师一生光辉灿烂的行迹。

在这部影集的编撰过程中，我们坚持只收有弘一大师本人形象的照片，此亦可认作是编撰这部影集的一个基本原则。有关照片的文字说明，我们采用了随笔的形式而并非纯粹的文字注解。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以较为宽广的视野来演绎大师的行为举止。为了使读者更有系统地了解大师的生平，更有针对性地理解每一张照片的历史背景，我们特意在书后附录了大师的年谱。希望我们这种安排能为读者提供阅读上的方便。

山东画报出版社在近几年出版了许多别具特色而又深受读者欢迎的好书。我们希望这部弘一大师的影集也能为读者接受和欢迎。

编撰者

1998年7月15日

于杭州师范学院

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





目 录

序

图版 / 文字

附录：弘一大师年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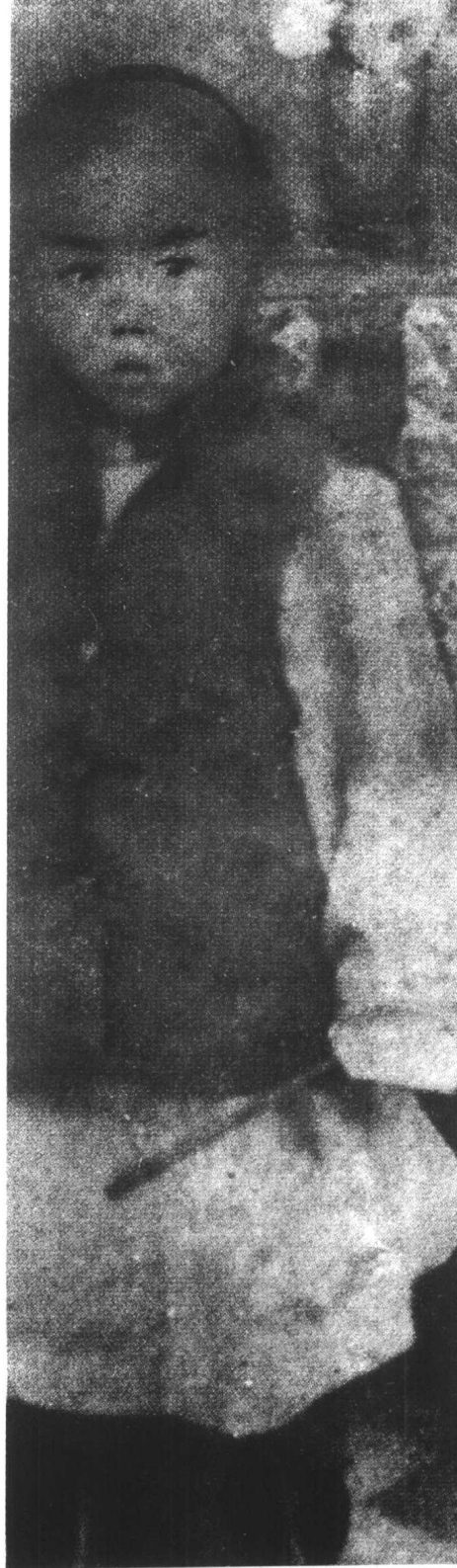
此乃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张李叔同的照片，摄于1883年，李叔同虚龄四岁。

多有灵气的孩子，灵气中带有早熟的睿智！

也就是在摄下这张照片后的第二年，李叔同的父亲病故。据李叔同的幼子李端先生在《家事琐记》中曰：“我的祖父是1884年七十二岁时故去的……据老家人张顺讲，我祖父故去时出了大殡，由李鸿章‘点主’，马三元（清朝武官）‘报门’，当时是有些气派的。”

李叔同的父亲在病重期间，曾延请僧人朗诵《金刚经》，静聆其音，而不让他人入室。当时李叔同虽年幼，却时常撩帙窥探。父亲去世后，李叔同亦亲见僧人之举动，觉得十分可敬。此后他便时有偕侄辈放焰口施食之戏，并自居上座扮大和尚。

有人持此一说：李叔同的信佛在幼年时即已埋下了种子。



四岁时的李叔同。

.....



也许，这正是李叔同知识的航船。

1896年，李叔同十六岁。他以求知好学的精神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词；从篆刻家唐敬岩学篆刻。人们常说李叔同的旧学根底很好，但他在研习旧学的同时也学过“新学”。也就是在这一年，李叔同在给李家账房先生徐耀廷的一封信中透露了一点这方面的消息：

……今有信将各院奖赏银皆减去七成，归于洋务书院。照此情形，文章虽好，亦不足制胜也。昨朱莲溪兄来舍，言有切时事，作诗一首云：“天子重红毛，洋文教尔曹，万般皆上品，惟有读书糟。”此四句诗可发一笑。弟拟过五月以后，邀张墨林兄内侄杨兄教弟念算术，学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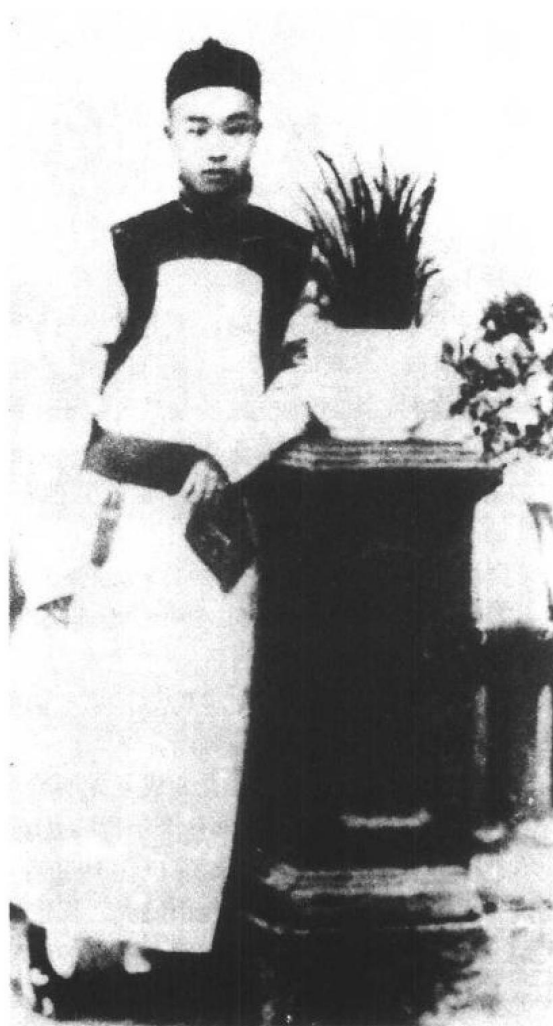
可知，李叔同颇能审时度势，及时对自己做各种知识的补充。



1896 年摄于天津。



许地山在《清代文考制度》中云：“凡未入学之学生，称童生，考入学校后为其进身之始。凡童生皆当于本县考试。报考时应填明籍贯、年貌、三代，其事由州县社房办理。学生报名，有司查明身家机关籍贯无违碍后，方为儒童。其考试为童生试，分正考、覆考，二次考试。童生则填文童。”李叔同于1898年春入天津县学应考，他在考卷正面填写的就是：“文童，李文涛(李叔同的学名——引者注)，年十九岁，身中、白面、无须。曾祖忠孝、祖锐、父世珍。”李叔同的“自白”与这张摄于1898年的照片倒是十分吻合的。



1898 年摄于天津。



这是李叔同青年时代刚到上海时的留影，摄于1899年。

这是一副典型的公子哥的样貌。毫无疑问，不论是在天津，还是在上海，李叔同与艺界女子或风尘女子的来往实在不少，像杨翠喜、金娃娃、朱慧百、李苹香、谢秋云、高翠娥等等都与李叔同过从较密。李叔同不仅直接写过许多与女子唱和的诗词，即便是在赠给“天涯五友”之一的蔡小香的诗中也没有忘记用女子来调侃他的朋友。因此，说李叔同一度寄情于声色场上并不是一个过分的结论。

人们可以从李叔同的儿子李端先生的《家事琐忆》一文中注意到，那个时候，李叔同家里很富裕且在上海也有资财。有了这样的经济条件，加上他交结的又是风流于上海的艺文人士，生活上的声色情场也就在所难免。不过，人们也不能全用一般的人情世故去理解李叔同的言行作为。他有一首《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值得一提，其中写道：“……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慢把红情系。愁万斛，来收起。……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何以奔走天涯无一事？何以如此游戏人生？这些需要联系李叔同在那些年的经历来做出基本的判断。

一位才华横溢的潇洒文士一会儿变成了无所事事且在声色情场寄身的公子哥了。李叔同在那些个年代的处境是：1901年春，他有北上之行。此时，八国联军已在1900年6月至9月先后攻破了大沽、天津，又分兵侵山海关、保定、山西等地。这次他北上，所看到的恰是一幅国土沦丧的图景。而在他回上海不久，即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居然签定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这一年，他虽考上了南洋公学的特班，并受业于蔡元培，但他紧接着又遇上乡试不第。关于李叔同的乡试，已有学者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见《杭州师范学院学



1899 年摄于上海，此正是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时期。



报》1998年第二期郭长海《李叔同与1902年浙江乡试》一文)。此事在客观上对李叔同的情绪委实影响不少。1903年冬，南洋公学又发生了一次由于学生不满清政府的一味卖国而引发的罢课风潮，最后导致了学生的自动散学。李叔同虽然算不上是风潮的组织者或积极参与者，但事件本身也足以使本来就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李叔同更增添了胸中的郁闷。所以，有理由说，个人、国家诸种因素合在一起，在李叔同的眼前缺少前途的光亮就是很自然的事。那么，李叔同寄情声色的人生游戏在这段时间里玩得越来越起劲也当属必然了。这种“寄情”是双重的，所谓“残山剩水可怜宵，慢把琴樽慰寂寥。顿老琵琶妥娘曲，红楼暮雨梦南朝”(为老妓高翠娥作)即是这种情怀的流露。他的“醉翁之意”既有“酒”的成分，亦有非“酒”的因素，这非“酒”的因素应该就是他所谓的“愁万斛，来收起……休怒骂，且游戏”。

李叔同的寄情声色主要表现在他与歌女艺妓的交往上。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似乎有两种情况。一是史料文献上普遍概而言之的所谓“翩翩年少，风流倜傥，浪迹尘寰……”或“风情潇洒，厮磨金粉”一类的文词；二是有关李叔同的小说体传记上虚构细节的渲染描绘。其实对此并无必要做用心的“寻根”演绎。李叔同的这段经历是无疑的，同时也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倒是应该注意的是他的这段经历，不仅在当时令他难忘，就是后来他到了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教师时仍有这种情感的影子。比如他当时就有《早秋》一词：“十里明湖一叶舟，城南烟月水西楼，几许秋容娇欲流，隔着垂杨柳。远山明净眉间瘦，闲云飘忽罗纹皱。天末凉风送早秋，秋花点点头。”

当年城南的临水西楼阳台上的隔柳娇容，想必如今也在不知不觉中姿色消逝了吧！还记得那时在十里明湖之中荡漾的

轻舟吗?傍晚的凉风之中，你也一定跟我怀着同样的感情，无奈而又坦然的送走一个又一个春秋……

